



之初系列之一 龙眼木、骨 王浩

当代艺术教育的实验性

Experim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Art Education

魏捍红 Wei Hanhong

处在国际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不管是在观念、媒介以及呈现方式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变化也受到大家广泛的关注。当代艺术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又是怎样的状况呢？随着今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组织的“中国学院实验艺术教育大会”再次把我们的教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纳入大家的视野范围，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中国的艺术学院教育大多沿用西方的教学体系，学院需要有计划、系统地进行知识传授，建构系统的便于实施的训练方式，更多的是对经典的、技能型的传授，西方的写实风格成为艺术教育的一种主流。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其教学理念和结构体系还是相对保守的，因为学院（体制）本身需要相对规范、明确、固化的东西，虽然也有“变异”，但也是停留在教师个人对文化以及艺术的理解上的，但整个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体系没有根本的变化，不是说传统的就不好，而是发展中的社会和艺术本身需要创造与更新。近年，各个学院也意识到一些问题，在教学思路上也做了调整，试图引入实验性的艺术教育机制来打破过去的那种模式。而当今的中国艺术教育无疑是需要更开放的、新型的教育模式来适应今天的文化呈现和创造方式的。

社会的发展、文化的需求、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新的观念。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对社会的理解和评价有了不同的见地。物欲横流的现实中人们的消费观、价值观有了变化。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也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改变了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网络、微博替代了过去陈旧的表达和交流方式，这种方式的变化也促进了文化呈现的变化。我们传统的、架上的绘画是否还能承受当代艺术

之轻，我们的艺术教育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

随着工业革命、科技进步，新媒介的产生也给当代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和呈现方式。虽然，媒介只是一个载体，只是观念呈现需要什么样的载体来表达，但它如同传统中的技能训练一样需要建构系统的训练方式，艺术教育也需要对新媒介、新的表达和交流方式、新的艺术形式进行必要的研究以适应当代艺术表现的需要。当然，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新媒体之类的艺术形式和当下的文化本身也需要有相适应的媒介载体，因为旧的、传统的、大家习惯的媒介方式已经不能完全呈现和表述我们今天的文化了。

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它的首要概念当然还指我们当下的时间里做的艺术，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还包括艺术的观念，很多人用观念来划分、当代艺术的边界。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甚至基本代替了哲学的位置。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先生在接受CAFA艺术咨询网的专访时强调“实验艺术离不开技艺与创意”：“实验艺术这一大块是否需要技艺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一大块是需要技艺的，整个艺术是需要技艺的。艺术如果把技艺，即手艺丢弃了，艺术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因为艺术是不能代替哲学的，艺术可以有一点哲学含义，但艺术永远代替不了哲学，所以国外有一些说法，就是艺术慢慢就会变成哲学，但我认为是变不了的。艺术是以手艺立足的，如果舍弃手艺、技艺，那就不需要艺术，只要哲学就可以了。所以，技艺是造型艺术包括现在的纯艺术的一个基本支柱。”中央美术学院也将实验艺术引入当代学院教育中，并且明确地提出了“学院化、学术化、理性化”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并且成立了实验艺术系。

当代艺术本身就具有一种实验性与创造性，艺术教育也应该顺应这样文化的需求，怎么把传统的教学、当代艺术、社会的文化需求以及个人的创造结合起来，不管是对学院的系科建设或者各专业的发展来说当代艺术教育的实验性和创造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近年各大院校在系科设置和建设上，在各个专业的教学过程中都有很大变化。比如，虽然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学中需要大量传统的技能方面的训练，但也有对新媒介、新艺术形式的研究。在综合材料构成课中，它的包容性很大，既可以从视觉、形式、材料方面进行实验，也可以综合运用这些训练的结果进行自我表达的呈现。课程涉及外延比较广，甚至与装置艺术、大地艺术、公共艺术有关。川美的油画系则是在90年代初的教学中就涉及到摄影、综合材料等新媒介的应用和研究，并在90年代中期成立了第三工作室，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于2006年又尴尬的被迫取消了，但这些实验性和创造性的课程却以另一种方式融入到了整个油画系的教学当中，这也是今天的油画系仍然屹立在学术前沿之地的原因之

一。又如，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也有很多探索性的课程以及对思想、方法论的研究。例如，他们意识到“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自然文化活动及其结果的共同要求，使艺术活动不再是一种仅仅由艺术家个人担当的行为，成为整个文化、生存环境中人们相互之间普遍沟通的一种有效方式。艺术家们及其活动不再是从整个社会进程与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的‘叛离现象’，而是受整个社会及大众日常生活、文化利益驱使的‘替代性’工作。阻隔艺术与日常生活、艺术家与普通大众、艺术过程与文化现实之间的壁垒已被推倒，‘为艺术而艺术’的可行性在现代文化中受到普遍的质疑”。在“大众立场与社会延伸”课题中主张：与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层面进行“对话”，以双方在共同的文化、生存环境中，相互沟通交流所达成的共识为理想目标。他们关注艺术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也用社会学的方式来加强社会文化知识的教育，以及社会学切入的方法论的建设。试图更多的关注当代艺术的哲学含义和当下生存状态的思考，以及更为宽阔的人文视野与人文精神的培养。

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强调整新系科的建立，而是需要把这种实验性和创造性，以及我们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的媒介、新的艺术形式贯穿、融入整个的艺术教育中去，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这漫长而艰辛的路。

是非实验艺术

Experimental Art on Debate

周晶 Zhou Jing

艺术毋须实验

“实验”，英文“Experiment”，释义为尝试、试验等，把“实验”和“艺术”两个词汇生硬相加，Experiment+Art，成就了“实验艺术”这一新词的诞生，这是否就是对艺术本意的歪曲？因为艺术的涵义从来是以实验、探索为它存在之根本。艺术素以探究人类精神领域的可能性，创新人类思考的方式，反叛传统或精英意识的桎梏为旨归，所以，无需多余地冠以实验的头衔。然而偏偏善于发明的理论家以英文推衍出的“实验艺术”这个中国式的概念，并成为学院体制下的新兴学科，这本身就蒙上了一层杜撰的色彩。

正如徐冰所言，“在中国之外基本不用‘实验艺术’的说法，因为艺术本来就是在实验的逻辑中延展的。今天，中国被‘提前’放到全球时空关系的焦点上，这关系前所未有且错综复杂、敏感多样。中国正处在对焦的过程中，这使中国成为最具实验性的地方，就必然需要和出现最具

实验性的艺术，从而，在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学框架中，普遍性地自然生成了一处‘实验艺术’的风景。”

虽然在学理上，没有实验艺术存在的根基，然而它却成为方兴未艾的事业，究其缘由，是主流的道统意识一直以来对创新精神的挤压，或许也可以说是学院体制对艺术本体在思想层面上的认识错位和利益层面上的得失考量，从而迫使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自谋生路，自成一派为“实验艺术”，它是边缘与中心较量的产物。墙外开花墙内香，随着美术学院教学系统的程式化和技术性美术基础训练逐渐被动摇，学院实验艺术呼之欲出的道理就清晰可见了。

实验艺术是权宜之计

学院之所以成为学院的理由在于它是经典的集合，它以检验成为人类标准的传统知识为教授内容。久而久之，学院似乎就成为了复述真理而不思探索的场所，甚至使学生忘记了真理本来就源于探索。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任何一种探索与创新无不以披荆斩棘的行为方式来达到对固有真理的颠覆，而艺术本体所具有的探索精神就成为了革新最有力的武器，所以主流意识向来以警惕和防范的眼光来看待艺术。学院体制是主流意识认同的正确方向，失去了探索精神的学院教育只能使艺术堕为解释宗教，图解政治的工具，或者让艺术成为商品，金钱是遮蔽艺术本质的外衣。

纵观东西方的艺术学院，坚守传统最坚强的是始创于1339年的世界第一所美术学院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已有三百年历史的世界第三大美术学院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八大美院。三所院校一脉相承，其传统教育所倡导的方向，势必引入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及二分法的逻辑推理之中，并以此主导学院的教学。用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不成功，高贵与低俗，美与丑，不是就是等尺度来解释和规范艺术，艺术所特有的精神抽象性和面目模糊性被遮蔽，多元性和复杂性被消解。艺术更像是为意识服务的高级工具。艺术的精神、学院的精神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诘问引发了思想者对学院体制的不断反思和怀疑。在这样的艺术教育背景下，1993年中国美术学院率先在传统艺术的学科中开始了实验性的部门，开设了综合绘画工作室，2000年成立了综合绘画系后改名为综合艺术系，2010年9月成立跨媒体艺术学院，其实验艺术教育完成了一个整合跨越的过程，教学体系不断完善壮大。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专业则是从2004年春天开始酝酿的，到2005年正式成立了“实验艺术工作室”。学院之中这批具有探索精神的先行者，把“实验艺术”这个类似于洪水猛兽的怪物引入学院体制之中，到今天名正言顺地在全国的艺术院校推而广之。这是学院中人对学院固有教育模式发起的深度改革，恰好借实验艺术成为了变革的手段，这不得不说是权宜之计。

这里不妨用一个案例探讨艺术从来都是源于实验，兴于实验。英国百年前有一所不被政府承认，自发地以行会、作坊发展起来的“AA建筑学院”，正是因它持守着艺术本体无止境的探索、实验意识，将包豪斯的理念贯穿其中，聚集艺术家与建筑师于一堂，成为学院的教员，永远质疑建筑物的固有形式和理念，把旧模式推演为新创造，最终成为了真正具有大学精神的建筑学院。这所学院坐落于伦敦市区的老楼之中，建筑面积仅3000平方米左右，没有建筑物的宏大叙事，只有师生们的思考与实验，“做”出来了思想的火花。老楼并没有凝固人对于新精神的探究愿望，狭窄的空间反而激发了艺术本体里强烈的实验欲望，他们手传心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动手制作的能力足以证明，艺术毋须加上实验的帽子，艺术就是实验，所以AA无需标榜自我冠以“实验AA”的头衔，艺术精神弥漫在自由的空房间里。

我既希冀实验艺术在学院蓬勃地发展又愿望其早日地退却，让艺术学院真正的精神所指归复正道。